

散文組首獎

南方

劉瓌萌



作者簡介

一九九六年出生於高雄。曾獲馭墨三城文學獎、月涵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 π 和 ∞ 陪我一同狂瀾。感謝 \cup 陪我度過跳彈簧床的日子，在漩渦裡你就是真實。

為什麼一個人可以有那麼多的惡意？

我站在面西的海灣。淺灰色的沙灘與深灰色的天，頭重腳輕地倒立著。海風潮濕如吻，浪花的唾沫在踝上悄悄地風乾。遠方有貨櫃的大船，有捕魚的小船。大船與小船與魚，是他們與你與我的關係。你是漁人，南方是你的漁場。如果魚沒有逃跑的意志，那還可以說是被捕到嗎？我別無選擇，捕獲我的是生活，不是你。

一切都因為溫度。在北方的時候我鎮日抱著那台笨重筆電。螢幕的冷光有一種寒氣，我向螢幕望進去看見你，如果你也看得見我，那大概像從冷凍櫃的小窗望見裡頭的滿臉冰霜。北方受困於這十四吋的方框裡，與同樣來自南方的你，與來自北方的她，都是。冬天的最冷在方框拉出的那個白色房間，我與我甬道中的你，連同這個房間，一同沉積到潭水的最深最下層去。那夜之後我經常地往腿間摸過去，總覺得那裡有一團爐火，微弱地發燙。

「妳知道自己要什麼嗎？」

我知道。知道的定義是相信且實在。我相信自己，但不肯定實在。我有時候分不清楚夢和現實，我擁有一切對你的直觀和概念，卻不能肯定你的在場。

為了延續彼此體內的溫度，我們南下到太熱的出生地。北方讓人受傷，逃到南方又何嘗不是延續這種受傷？我有一種不安的預感，卻不能抵抗生物性。生物的移動是因為移動而移動，吃完一區的溫暖，再吃完另一區的溫暖。不管是遷徙或逃亡，都沒有稱為家的地方。

但我懷疑我們之間有過任何一種植被。鹹水還能種出什麼？我只覺得自己飄浮在幽暗海水之上，被季風推著向南。黑色的海裡有更黑的影子。

從高鐵換捷運。向南，然後向西。一路向出生地。沒有太多行李，逃亡的簡便。你的毛外套不斷摩蹭我的左臂，像一種小動物。好像我們是遷徙動物群中的一隻鹿，此刻竟也對你產生一種革命情感。

小區有舊羊皮紙的顏色和味道，薄得透光，從捷運口踏出來，穿破它，像一個燈籠有了裂縫。街道很有餘裕，矮房比肩而坐。小區就是我內在房間的形象化。肉紅磚道與柏油路的界線，被灰磚圈圍住，隔著鞋底都感覺得到暖烘烘的氣息，暖烘烘讓人融化。我也就成為黑色海洋裡一座肉紅色的小島了。你的慾望與惡意之海。

貼著河的邊緣，陽光鋪在你的肩頭，勾出香草色的毛

邊。緊緊握住你的手，握到你的手汗浸濕我的手心。磨石子矮柱以鐵鏽鍊相接，兩岸海蟑螂群群地竄。

我想到河水的鹹味。這是一座有很多水卻經常缺水的城市。

一路我們非常安靜，因為被允許說的話不多。安靜就像一池墨綠的潭水。潭水下有一條大魚，很多質問冒泡泡地孵出來。我一直期待大魚躍穿潭面，但牠只是一動也不動，一動也不動地變成一座島。南下的濕氣讓島生霧。霧纏繞口鼻，奪去聲音，聲音變成雨雲，開口又吞進更多的霧。泡泡一顆一顆在浮出來前都破光了。

「我們應該去哪裡？」

我知道我想去哪裡，卻不確定我們應該去哪裡。如果有一張地圖，每一個地點都有一個名字，那裡頭不會有我。你的地圖在我之前就已經完成了，你也都走遍傷遍了，而我把每個地標都留給了你。這不公平。

一座沒有反抗意志的小島可以算是被征服嗎？

沿河而下，是海港。

路的盡頭掉進海底溶化。岸邊倉庫與倉庫並排，貨櫃與貨櫃並排。零星的人群走進倉庫的子宮裡。岸上的貨櫃，看起來有擱淺的樣子。原來從甲板到陸地也是一種擱

淺嗎？那由南向北的遷徙是不是也是一種擱淺？港灣的北面有沙灘。我站在沙灘，面西。雨雲翻過天際線爬上來。

海風銜著砂粒，一道道挫傷。浪花節節敗退，說過的話牽著未說的話在沙灘上行走，留下腳印與傷口。你沉默的理由和藉口我都知道。我開口，將說的都落在海面，蒼白，而且徒勞。

風雨如晦，像要掀起整座沙灘尋找遺落的什麼，如此偏執。

下過雨的夜景濡濕在一片流金之中。我們在黑暗的那一側徒步上山。山頂的紅磚洋房，在鹵素燈光中透出金色，一片祥氣。我靠在洋房的圍欄上俯望，如果海平面上升或海嘯來襲，這裡大概是眺望末日的好地方。海水取代陸地，山丘成為小島。作為一座頑固小島的我，原來是否也是一座山？

想到地科。山上的石灰岩是古代的珊瑚礁。原來人類的末日對山而言只是永劫回歸而已。山與島。港灣的船上下起伏，像大海熟睡時韻律的呼吸。

我在島的制高點燃烽火，轟轟焚山。面向大海，像背著一山的光與熱。大霧中有嗚嗚汽笛。如果不是靠岸，何必鳴響汽笛？

摸黑下山，山的一側有蟋蟀鳴叫，海的一側有均勻的波浪之心音。燈火在你的鏡片中明滅，像蠟燭或煙花。

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去。

坐捷運，向東。從海港到都心。

電扶梯下潛，我們下潛。洋流是海底的快速道路。

這是城市裡的深海。各方的水壓、一切的不可告人都

凝聚在這裡了。

出站。六線道與六線道的路口，尾燈的車流特別迷惘。路燈明媚，打亮一條寬直的紅毯，像要通往人生中最為光亮之處。

但那不是我們將去的地方。

你抓著我的手鑽進小巷，小巷陰暗且濕，你準確繞過所有岔路，來到巷尾的旅館。菸味與霉味是室內的霾。

扭開門把，海水傾倒出來。無須開燈，招牌的霓映在床上，粉、紅、橙、紫，熱帶珊瑚的顏色，挾有無數光點竄進竄出。我躺下成為海，海床從邊陲直角墜入，是海溝之所在。

突然發現自己錯了，此時此刻，最深的既不是海也不是海溝，城市的最深在我體內，最深。

無須開燈，此刻正是滿月。大潮。

在深海裡，妳不能抵抗溫鹽環流。妳只能靜止，任洋流帶妳。

深夜醒來。幽暗的房裡，有嗡嗡的噪音。耳鳴。像是往洞穴吼進去，逃竄的聲波不斷撞上山壁，每一面都是黑的。白血球在視網膜浮游，試圖聚焦，看見你坐在桌前，一心敲著筆電和她聊天。檯燈慘白，聞到你身上的冷汗，你總是滲著冷汗，身上散發藻類的味道。

此刻我處在旅館的房間，旅館的房間是你內在房間的形象化。陰冷潮濕，於所有城市都形似。

此刻床的螢白與燈泡螢白的領地是黑暗中一座島。海水如墨，一行車燈掠過窗簾，像列隊的魚。

原來永晝的城市也有黑暗嗎？

坐在房間的中心，像有無數不具名的高樓大廈從黑暗中拔起，從棋盤的窗戶透出金光，一點一點像縮水的太陽。

隔天你不再說一句話。靜默中我們又做了一次。淋浴的聲音是另一場雨，我躺在床上注視一個任意的遠處，感受體內發酵一種生物性的惆悵。像被遺忘在網中的魚，將被曬死，卻不能被吃。

與你告別。其實也沒有告別，沒有任何示意。陽光像

從綠玻璃透進來那樣，鋒利而冷。空氣卻是悶的。「光和熱，不是同一件事。」

整座城市、整個大氣達到了飽和，卻再下不出一滴雨。不下雨的日子裡總是會有很多的霾。我幾乎能聽見霾粒子刮搔鼻腔絨毛的聲音，像點燃一座沙灘扔進鯨魚的肚子裡。霾既不能使小島成為永夜的小島，也不能讓你的惡意之海更黑更深。霾只是執拗地經過，像你，執拗地。

電扶梯上升。

我不能再上升了，會得潛水夫病。

對於將要渴死的水手，沒有比一片大海更諷刺的事。水手喝了太多海水，最後也分不清楚幻像與現實，只好認命躺下成為自己的小艇，順著海波漂流。

我也漂流到城市的中心。

城市中心的捷運站天頂，有一塊巨大的圓形玻璃。燈光穿過彩繪玻璃打出熱帶海域的顏色，像潛水艇的天窗，又像巨大水族箱的蓋子。站在穹頂之下，紋了一身彩光：寶藍、祖母綠、櫻粉、檸檬黃。彷彿水族箱裡一尾熱帶魚，有一身絢爛鱗片，如此幸福。

如此孤獨。

乍讀這篇文章覺得有點兒險，三角戀情並非新奇主題，作者若無精心別裁之功力，表述內容可能蒼白病黃，文句將堆砌纏繞。作者可不！藉由敘事者的她說了一個普遍性又個人化的幽微情事。

進入決賽的文章中，這篇〈南方〉明顯突出。作者運筆老練沉穩，通篇渾然一體，字句與段落並聯貫通，收放之間可見文氣忽現忽隱。作者並不炫技，或挑冷僻生字，但字句鋪陳有聲色、張力及節奏感。

溫度、方位、疆界，女人的身體是男性踏足的空間，誰愛得多，誰就受傷深，以孤獨故，女人由男人引領去發掘情慾的深度。文中交錯各種意象、隱喻、明喻疊出，近乎清淡的心事獨白反覆迴旋，心緒現於筆尖如情事藤蔓勾纏，繁複卻精準呈現情感層次。作者是善說故事的人，期待新作。

